



浅谈原始信仰中“树”的生命意味

□ 鲍湘宇（首都师范大学，北京 100089）

【摘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树的崇拜一直存在，树本身的自然特征和内涵精神对人类的文化影响深刻。在农业生产生活中，人们通过对“树”图像的描绘进行祈祷与祭祀，保护自己的生产资料，指导人类农业的持续发展。本文主要通过对于树纹样的研究，探讨原始信仰中“树”的生命意味。

【关键词】神树崇拜；图像；生命意味

自然崇拜是人类的一种原始崇拜方式，森林作为繁衍生息的重要场所，肩负着孕育性、调节性、平衡性和发展性。由于人类无法解释自然界中的许多现象，使得他们心生畏惧、寻求安宁，他们选择一些具体的事物来代替那些抽象的神灵，通过祭祀表达对神灵的尊敬和爱护。在这种原始背景下，树木成为了承载人类崇拜的具体事物之一，并逐渐发展成为人类的精神信仰——神树崇拜。

一、与农耕相关的太阳神树

1、太阳与神树之间的架构关系

《大荒南经》中载：“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女子名曰羲和……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又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顛羝……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这是说十日是帝俊与羲和的十个儿子，每个太阳都拥有一只金乌，金乌是太阳的“日驭”（驾座），为太阳服务，并逐渐与太阳合二为一，成为太阳的图腾与象征。

在中国先民眼中，自然界是一个由灵和神构成的世界，太阳之于生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太阳的规律运转更是农耕社会收成的法宝，所以日日推动太阳“晨去暮归”的金乌成为了先人生产生活中不可绕开的祭祀重点。金乌崇拜的实质是太阳崇拜符号的外显，供它们交替栖息的“扶木”扶桑成为了支撑天地的神树，也成为太阳崇拜的一部分。

三星堆 2 号祭祀坑中先后出土一批青铜神树，内含大型神树两件，小型神树四件，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两棵大型青铜神树，它们分别代表汤谷与扶桑、若水与若木，相传太阳从东方的汤谷所出，登上扶桑树，由金乌载着

西行，栖息于西方的若木，最后再归于若水。青铜神树上的九只金乌充分表达了先人对日出日落现象的观察和想象，它们是太阳神的化身，负责传递神谕与光明。这些青铜神树是世界现存最早，也是最高的实物标本，它们开辟了“自然崇拜”体系中“树”崇拜之先河，对当代研究价值极高。

此外，太阳与神树结合的形式也出现在西汉马王堆 1 号墓中，其帛画绘有日月纹与龙纹，右侧的藤蔓缠绕包裹起九个太阳，日藏金乌。《海内东经》记载，扶桑树“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所以这株藤蔓与青铜神树一样应是传说中的扶桑树。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有神鸟必然有供鸟栖息的神树，树负责撑天拄地，传递人们的心愿，而连结天地神灵的神树也逐渐成为宇宙中心的象征。

2、神树对于农业的指导意味

中国自古便是农业大国，中国先民信奉农业为立国之本，商业为立国之末，“本”“末”二字在造字之初便与神树崇拜紧密相连。《说文解字》中道“木，冒也，冒地而生”、“木下曰本”、“木上曰末”，是说大树汲取营养的根部为“本”，茂密的树冠为“末”。古人认为“木”有施恩于众的意思，“本”可保木生存，“末”可庇荫人类，所以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商业是国家繁荣的显现。

对十日神话的崇拜，让古代氏族开始根据太阳在大桑树（“扶桑”又名“桑”）两侧的升落来确定自己的历法。他们注意到太阳一年中由南向北偏移，再由北向南回归，他们利用高地（后发展成观察天象的“台”或“丘”）、树木（后发展成测量日影的“木”或“尺”）等周围物体来观测太阳的周期变化。例如“二木法圭表

测影”，将“表”直立于平地上，“圭”南北方向平放，利用“圭”的刻度去测算“表”的影子方向与长度，进而计算时间。这种方法最早可能出自夸父逐日，夸父观察太阳在大桑树下留下的影子，以修正当时的日历，来指导农时。

何新在《诸神的起源》中写道，上古时代可能实行过以十“日”为“月”这种历法，即把一年的周期划分为十等份，每年都有十个不同的日月在空中运转。十日系统发展出“十月太阳历”，确定了“八节”（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并进一步流行开来，后又改良出“九阳十二月测日法”，划分二十四节气，至此中国古代历法达到了全面完善。时至今日，十日神话、扶桑测日已湮没许久，但它可以说是华夏历法的泉源，它让人类可以制历授时，让生活更合乎时空规定性的原则，让混沌愚昧的原始部落开始进入到农耕文明中。

神树对历法的贡献不言而喻，同时人们相信神树可以保护他们的农作物。相传大凉山某年遭遇蝗灾，在危难之际，神树上的叶子化作无数神鸟，吃掉蝗虫，保住人们种植的庄稼。彝族先民也有祭祀神树的传统，他们在“虫王树”下祭祀虫王，祈求上天不要放虫子吃掉庄稼。这些现象表明树一方面充当土地神，是人地关系的纽带；一方面充当天的使者，是天人联系的介质，中国古代先民在解决粮食问题的同时，也开始通过神树去解决生死之道。

二、与生命相关的长生仙树

1、长生树的由来与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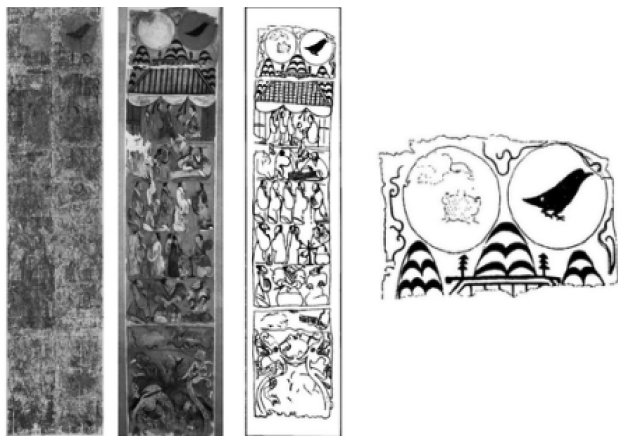
古人云：“山中常有千年树，世上难逢百岁人”，长生仙树在“树”信仰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山海经》对“长生”二字没有正面提到，但对“不死物”的记载却较为常见，如不死国、不死民、不死药、不死树、不死山……对“不死树”的描述有：“开明北有视肉、珠树、文玉树、玕琪树、不死树。凤皇、鸾鸟皆戴馘。又有离朱、木禾、柏树、甘水、圣木曼兑，一曰挺木牙交。”按照其方位记载，这些不死树与不死物多出自西方，便是传说中的昆仑之丘。

昆仑，帝下之都，也是以西王母为代表的神仙居所，

上有仙树、玉石、神鸟。叶舒宪认为这些仙树“以宝石为果、以翠玉为叶……乃是冬暖夏凉、四季长青的不死仙境的象征。”可以发现这些仙树大多以玉字为偏旁，它们结出的玉石是凤凰和鸾鸟的食物，其中一些果实也可让人食之不老。玉是石器时代对永恒崇拜的遗留，在先民看来，玉是天神赐予人间的宝物，昆仑是河源和玉源，河水从天而降，玉石落入河中，它们被赋予神圣的力量，而那些负责生出美玉的仙树自然成为长生的象征。

昆仑山所蕴含的长生之道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所说的“长生仙树”一脉相承。除此之外，与昆仑体系相并列的还有蓬莱体系。两种文化虽然一个在西北内陆，一个在东部沿海，但对于神树长生意味的表达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据《山海经·海内北经》中载，“蓬莱山在海中”，是说蓬莱是海中的神山，上有仙人居住，蓬莱取象于龟载鸱鸢，也就是太阳神鸟的形象，原指旭日之山，代表生命的再生。所以，蓬莱上的神树也应带有长生不死的意味。例如，山东临沂金雀山9号墓出土的汉彩绘帛画上描绘了天上、人间、地下三个部分（如图1），其中天上绘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在中间山的两旁绘有两株长青树，这应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长生仙树，在此后的汉代发展中，长青树逐渐成为一种常用符号，负责引导死去之人的灵魂能够顺利升仙。

图1：西汉前期金雀山9号墓帛画（图片来源：《中国神树图像设计研究》）



2、“树”中所体现的人类精神寄托

人类对长生树的情感极为复杂，不止是祈求长生不老，现实中的贫疾、灾难与痛苦，都给他们带来无



法承受的生命体验。远古时期，人类便开始讨论死亡，从乘放头颅的鸛鱼石斧图彩陶缸，到墓葬文化中事死如事生的生死观，人类对生命的渴望永无止境，可以说畏惧死亡是人的天性，惧怕灾祸是人的本能。在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面前，信仰便成为了他们寻找的永恒价值。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古代，君王社稷要定期举行祭天大典，这种活动旨在引导人的思维与心理，进而实现人神沟通、天地和谐共生的信仰欲念，其中他们所用的礼器便表达了对天地和先祖的最高敬意。三星堆2号祭祀坑神殿屋盖内发现的持璋小人像，头部虽残，但手部所执的分叉形玉璋却表现出三星堆神权国家的祭祀活动和信仰理念。璋在《周礼》中是礼南方的礼器，它对祭祀的作用早在夏商时期就初露端倪，青铜神树与象征祭祀的礼器在同一坑中被发掘，敲定了神树所体现出的祭祀意味。据推测，祭祀坑中的1号神树被用以祭祀天神，2号神树用以祭祀土地神，其它四株神树用以祭祀四方神，可见“树”在人类的祭祀活动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无论是祈祷国泰民安，还是祈求消灾赐福，“树”都承载了人们对生命延续的精神寄托。

三、域外神树信仰的相似之处

神树崇拜不仅流传于以《山海经》为背景的中国文明中，同样广泛出现在其他地区和民族的文明发展中。据研究表明，太阳崇拜、神树崇拜在古埃及、西亚、爱琴海和印度文化中均有出现。在欧洲雅利安人的宗教史上，树神占据着重要位置，日耳曼语“神殿”一词经由雅各·格林考察后认为“日耳曼人最古老的圣所可能都是自然的森林”，因为古语“圣所”的语源与拉丁语“nemus”几乎一致，词义为小树林，所以树木在早期人类眼中大都是神圣的，他们对“树”的理解与中国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他们认为树是有灵魂的。北美印第安人认为白杨树有神灵，如果求之得当，可以帮助他们躲避许多灾祸；达尔马提亚的格保吉，当地人相信一些大树（山毛榉树、橡树等）有神灵寄居，假如樵夫误砍了神树，便会身陷灾难之中。这些信仰与中国一样都

是围绕着树本身有灵魂、树是灵魂的托身之所展开的。不同的是，地域差异让神树的品种有所区别，正如中国先民对养蚕缫丝的大桑树崇拜那样，遥远的东非人民对如母亲般的椰子树给予了同样的尊重和答谢。

其次，他们的神话同样出现了宇宙树，太阳与神树有着密切联系。北欧神话中的诸神在创天地的同时，也创造出一棵世界树“尤克特拉希尔”；此树高达天际，枝干构成宇宙，树上孕有九个王国，“阿斯加德”位于日月之间，人类则居住在“中庭”。在“吠陀”和印度教神话中，“毕钵罗树”是宇宙与生命之树，他们的太阳神树居住着太阳与神鸟，与中国的扶桑树非常相似。此外，腓尼基的“圣树与太阳”纹饰、亚述的“圣树与有翼日盘”纹饰、米坦尼的“日树”纹饰都是太阳与树结合的典型。

四、结语

神树崇拜是一种古老而玄妙的现象，各地民众都有这种坚定而朴素的信仰，对神树的崇拜总有各种各样的原由。神树崇拜深刻体现了神明、人类、自然三者之间的和谐统一，不仅能够折射出不同民族的性格特点和文化特征，也能够让我们欣赏到人类信仰变迁下所形成的复杂而多样的神树体系。从中国到世界，人类早期的神树信仰寄托了他们对生命热爱的理想，这种原始的生命意味深深渗入到文化艺术领域，成为世界文化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 [1] [英]詹姆斯·弗雷泽·刘魁立，译·金枝（中译本）[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
- [2] 何新·诸神的起源[M].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
- [3] 沈敏华，程栋·图腾——奇异的原始文化[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 [4] 刘芊·中国神树图像设计研究[D].苏州大学，2014.
- [5] 凌德祥·扶桑测日与十日九阳十二月——解开华夏古文化的谜团[J].南京社会科学，1998(06).
- [6] 蒋栋元·神、人、自然的和谐统一——神树崇拜的文化解读[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1).